

丹尼尔之书——第一百六十五号

揭开预言的织锦：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现代罗马

Jeff Pippenger

2024-03-29

现在我们要考察亚历山大大帝突然去世后发生的历史,这段历史代表公元538年至1798年末时之间的时期.

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于他的后代,也不照他所掌的权势,因为他的国必被拔除,归给他后代以外的别人.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领中的一人也必强盛,且比他更强,掌权;他的权柄必为大权柄.多年之后,他们要彼此联合,因为南方王的女儿要到北方王那里去立约;但她不能保住臂膀的权势,那王和他的臂膀也站立不住;她和送她去的人、生她的,以及在那时扶持她的人,都要被交出.然而,从她根上所出的一枝,必在他的地位上兴起,率军而来,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打他们,并且得胜;又要把他们的神明、他们的首领,并他们宝贵的金银器皿,都掳到埃及去;他的年日也必比北方王更长.于是南方王要进入他的国,随后回到本地.但以理书 11:4-9.

最终,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分裂之后,争夺其旧帝国控制权的势力逐渐演变为两个主要的王国:一个控制亚历山大旧帝国的南部,另一个控制北部.从那时起,在预言性的叙述中,它们便被简单地称为南方王和北方王.一旦对世界霸权的争夺被描绘为仅在北方王与南方王之间进行,这两个王国的象征就贯穿整章.

在第五节中,南方王被建立起来,并且强盛;但北方王也同样强盛,而且他的国度更大.然后在第六节中,南方王提议与北方王国结盟.为确保这和平条约得以成立,南方王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北方王,使北方王得以娶她,并借着家族的联结使他们的盟约获得确立.北方王同意了,废弃了自己的妻子,迎娶了来自南方的公主,于是这联盟便开始建立起来.

最终,那位南方的公主生了一个男孩子;然而,北方王终究厌倦了他的新妻子,便将她弃置一旁,正如他先前待他的原配一样,并把原配接回;但原配一经复位,得着机会,便杀了北方王、他那位南方的新妇、她的孩子,以及她随行的整个埃及侍从.原配之妻杀害南方公主及其孩子的举动,激怒了南方公主的家族,于是她的一个兄弟兴起军队,攻击北方王国.

南方军队战胜北方王,而那位曾谋杀北方王及其来自南方的新娘和孩子的第一任妻子随后被处决.原配所生的儿子在其父去世时被立为北方的在位之王,后被南方王俘获并押送回埃及;同时,南方王还把一些埃及的文物和偶像带回去,这些物品是北方王国在早先的战斗中从南方王国掠走的.到了埃及后,这位被俘的北方王从马上坠落身亡.尤赖亚·史密斯对这段历史的认定如下.

第6节.过些年以后,他们要彼此结盟;因为南方王的女儿要到北方王那里缔结协约;但她不能保有权势;他也站立不住,他的势力也站立不住;到那时,她必被交出,连同带她去的人、生她的人以及在这些时候扶持她的人.

埃及和叙利亚的国王之间战争频繁.尤其是埃及的第二位国王Ptolemy Philadelphus与叙利亚的第三位国王Antiochus

Theos之间,更是如此.他们最终同意以这样的条件达成和约: Antiochus Theos必须休掉他的原配妻子Laodice及其两个儿子,并娶Ptolemy Philadelphus的女儿Berenice.于是,Ptolemy便把他的女儿带到Antiochus那里,并为她备下了巨额嫁妆.

“但她不能保有膀臂的权势”;也就是她在安条克那里所享有的影响和权势.事实果然如此;不久之后,安条克因一时情感冲动,又把他的前妻拉奥狄刻及其子女召回宫廷.于是预言说:“他[安条克]也站立不住,他的膀臂也站立不住”,即他的后裔.拉奥狄刻既已恢复宠信与权势,便惟恐安条克性情多变,再次使她蒙羞,并把贝勒妮基召回;她认为唯有他的死才足以有效防止此种变故,于是不久便使他被毒死.他与贝勒妮基所生的后嗣也未能继位;因为拉奥狄刻操控局势,使她的长子塞琉古·卡利尼科斯登上王位.

但这种邪恶不可能长久不受惩罚,正如预言进一步所预示、后来历史所证明的那样.

‘第7节.然而,从她的根所出的一枝上必有一人兴起,代替他的位置;他要率领军队而来,进入北方王的堡垒,攻打他们,并且得胜: 8. 他也要把他们的神、他们的首领,以及他们宝贵的金银器皿,掳到埃及去;他存活的年岁将多于北方王.9. 于是南方王要进入他的国度,然后回到自己的本地.’

与贝勒妮基同根而出的一枝,是她的兄弟托勒密·欧厄革忒斯.他刚在埃及王位上继承其父托勒密·菲拉德尔福斯,便因炽烈地要为其妹贝勒妮基报仇,征集一支庞大的军队,入侵北方之王的领土——也就是塞琉古·卡利尼库斯的地盘,这位与其母拉奥狄刻一同在叙利亚为王的人.他战胜了他们,甚至征服了叙利亚、基利家、幼发拉底河彼岸的上部地区,以及几乎整个亚细亚.但他听闻埃及发生叛乱,需要他回国,遂劫掠塞琉古的王国,夺取了四万他连得的银子与珍贵器皿,并带走二千五百尊神像.其中包括冈比西斯先前从埃及夺去并运往波斯的那些神像.埃及人全然沉溺于偶像崇拜,因他多年之后如此归还了他们被掳的诸神,便把“欧厄革忒斯”,即“施惠者”的称号,赐给了托勒密.

据纽顿主教所言,这是耶柔米的记述,摘自古代史家的著作;不过,他说,还有一些现存作者证实了其中若干相同的细节.阿庇安告诉我们,拉奥狄刻杀了安条克,随后又杀了贝勒妮基与她的孩子;斐拉德尔福斯之子托勒密为报此仇,入侵叙利亚,杀死拉奥狄刻,并推进至巴比伦.由波利比乌斯我们得知,号称欧厄革忒斯的托勒密,因其姊贝勒妮基遭受残酷对待而大为震怒,率军进入叙利亚,占领了塞琉西亚城,此城其后由埃及诸王的驻军把守了数年.他就这样进入了北方王的要塞.波利埃诺斯断言,托勒密不经战事,便据有自托罗斯山脉直到印度的全境;但他误将此事归于父而非子.尤斯丁称,若非因国内叛乱被召回埃及,托勒密本可据有塞琉古的整个王国.于是南方王进入了北方王的版图,并照先知所预言的回到本地.而且他的年日也比北方王更长;因为塞琉古·卡利尼库斯在流亡中从马上跌下而死,而托勒密·欧厄革忒斯比他多活四五年. 乌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250-252.

罗马的一个预言性特征,因此也适用于北方之王,就是: 为了被立于王位,必须征服三个地理障碍.亚历山大帝国瓦解之后,第一位北方之王由塞琉古·尼卡托尔所建立;在公元前316年至前312年间,他曾短暂为南方之王托勒密效力,担任其将军.第五节提到这一点,说:“南方的王必强盛,他的一位首领也必强盛,并且比他更强盛.”托勒密是南方的王,而他有一位将军(他的一位首领),注定要比托勒密更强盛;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说:“并且执掌权柄;他的权柄必为大权柄.”托勒密的将军塞琉古将成为第一位北方之王.然而要成为北方之王,塞琉古必须脱离南方的王,并随后征服三个地理区域.

塞琉古首先于公元前301年征服了东方.随后,他于公元前286年征服了西方(此前由卡山德的继承者掌控),并在公元前281年击败利西马科斯,夺取了北方的第三块领土.北方之王于公元前281年即位.

后来与南方王缔结的和平条约是在公元前252年.六年后的公元前246年,贝勒尼丝(南方的公主)、她的儿子以及她的全部随从都被处死.此后,南方王擒获了劳狄刻的儿子塞琉古·卡利尼库斯,并将他带回埃及,他在那里因从马上跌落而死.北方第一位国王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281年至公元前246年,共三十五年.

第十一章中的第一位北方之王,为了被立于宝座之上,征服了三个地理障碍.异教罗马也为了被立于宝座之上而征服了三个地理障碍[参见但以理书8:9],而教皇罗马为了被立于宝座之上也征服了三个地理障碍[参见但以理书7:20].现代罗马也为了被立于宝座之上而征服三个地理障碍[参见但以理书11:40-43].

一旦立于宝座之上,北方的第一位王统治了三十五年.一旦立于宝座之上,异教罗马统治了“一个时期”(三百六十年).一旦立于宝座之上,教皇罗马统治了“一个时期、两个时期和半个时期”(一千二百六十年).一旦立于宝座之上,现代罗马将象征性地统治四十二个月(亦记作“一个时辰”).

怀爱伦姐妹告诉我们:“《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所记载的许多历史将要重演.”随后她引用了三十一至三十六节,并说:“与这些话所描述相似的场景将会发生.”在这些经文中,教皇罗马(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在538年被“立”上权位,随后迫害上帝的子民“多日”(一千二百六十年),直到1798年第一次“忿怒完毕”为止.三十一至三十六节的历史在第十一章最后六节中得以重复,而这段历史也在第五至第九节中得到了完美的预表.

公元前281年塞琉古被立为北方之王,与538年相一致.两者都代表在征服三个地理障碍结束时北方之王的登基.教皇统治的时期有多种表述:一千二百六十天、四十二个月、一载、二载和半载、一个时段,以及三年半.塞琉古统治了三十五年,而三十五的十分之一,或称什一,是三年半.三十五年的十分之一也可表示为“三点五”(3.5)年.“三年半”是教皇统治时期的一个象征.

教皇制在1798年受了致命的伤:当南方王——拿破仑·波拿巴(意为“幸运之子”)——派遣他的将军去擒拿教皇时.一年后的1799年,教皇在流亡中去世;同样,第一位北方王也被南方王掳去.塞琉古·卡利尼库斯在埃及被囚期间从马背上摔下而死.教皇就是那位骑在兽上的人.那只兽代表着教皇用以成就其撒但之工的政治体制.那只兽在1798年被杀死,而那位骑乘并统治那只兽的教皇则在一年后死去.塞琉古·卡利尼库斯是从马背上摔下而死(也就是他所骑的那只兽).1798年和1799年教皇制的被掳,正被第一位北方王的被掳所完美预表.

激起南方王对北方王震怒的是一份被破坏的和平条约,其象征就是休弃南方的新娘贝勒妮基,而她随后又被拉俄狄刻所杀.拿破仑于1797年在革命法国与教皇国之间缔结了一项和平条约.该条约以意大利安科纳的托伦蒂诺镇命名,因为条约是在那里签署的.1798年2月,当法国擒获教皇时,它正式告终.该条约之所以被废除,是因为法国试图传播自己的革命.

1797年,拿破仑麾下的将军 Duphot 作为由当时法国统治政府——督政府——派遣的法军远征部队的一员,驻扎在罗马.法国对意大利的这次远征(其中包括 Duphot 将军在罗马的行动)的目的,是支持罗马共和国——这是法国革命军在意大利半岛建立的一个短暂存在的

附庸国,在这一时期,法国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并在整个欧洲传播革命理念.在意大利,他们力图推翻君主政体,建立以法兰西共和国为模型的共和国.

Duphot 在罗马的存在和行动引发了保守派的反对,其中包括教皇国的支持者和当地贵族.1797年12月,在法军与教皇国支持者的冲突中,Duphot 将军遭到刺杀,从而为拿破仑在次年派遣 Berthier 将军去拘捕教皇提供了借口.南方之王与北方之王之间破裂的和平条约,在两段历史中都成为北方之王被南方之王俘获的动机.

第八节说:“又必将他们的神像和王子,并金银的宝器掳到埃及去.”当托勒密应验这节经文返回埃及时,埃及人因他将先前被北方王从他们那里夺去的偶像和器物归还给他们,便授予他“优厄革忒斯”(施恩者)这一称号,以示嘉奖.1798年,法国人对罗马的劫掠发生了.历史学家记载,仅在一天之内,就有人看见五百辆马车在严密的军事护卫下离开那座城市.

游行队伍中有数量极其庞大的古代雕塑与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这些都是法国依据已被破坏的«托伦蒂诺和约»所攫取之物.那些艺术品包括«拉奥孔»群像、贝尔维第的阿波罗、「垂死的高卢人»、「丘比特与普绪刻»、「纳克索斯的阿里阿德涅»、美第奇的维纳斯,以及台伯河与尼罗河的巨型雕像;拉斐尔的挂毯与绘画,包括«变容»、「福利尼奥的圣母»、「椅中圣母»,提香的«神圣对话»;以及许多其他作品.直到数年以后,这些被窃取的珍宝才陈列于卢浮宫内的拿破仑博物馆;该馆于1807年开放.正如托勒密因归还埃及人的珍宝而受称颂,从罗马运来的珍宝也被安置在博物馆中以拿破仑命名的部分.

第五至第九节,与始于公元538年、终于1798年与1799年的历史完全平行.它们与第三十一至第三十六节相对应,而后者又体现于本章最后六节之中;这六节描述了现代罗马在征服三重障碍之后所获得的最终赋权,并最终在无人帮助之下走向终局.第十节随后论及1989年的历史.

但他的众子必被激动,聚集大批强盛的军兵;其中一位必定前来,势如泛滥,横扫而过;然后他必再来,被激动,直到他的保障.丹尼尔书 11:10.

第十节在历史上的应验,预表了1989年;当时,教皇权与罗纳德·里根秘密结盟,“泛滥”并“经过”苏联;随着苏联 (USSR) 在改革 (Perestroika) 之后解体,只留下它的堡垒 (俄罗斯) .

到了末时,南方的王要攻击他;北方的王要带着战车、骑兵和许多战船,如旋风一般来攻打他;他必进入诸国,如洪水泛滥,横扫而过.但以理书 11:40.

第十节的历史,代表了对公元前246年南方王征服北方王这一行动的报复,并预表了对1798年南方王征服北方王这一行动的报复.第四十节始于1798年的“末时”,那时南方王(无神论的法国)给北方王(教皇的权势)造成了致命的伤口;并在1989年的“末时”苏联解体时得到应验.第四十节中,用这句话来表示1798年的“末时”:“到了末时,南方王要向他进攻.”分隔该节后半部分的“冒号”(:),标记了1989年的下一次“末时”.“北方王必如旋风一般来攻击他,带着战车、马兵和许多船只;他必进入各国,泛滥而过.”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凡登上历史舞台的国家,都被允许在地上占有其地位,为要看它是否会成就“守望者与圣者”的旨意.预言已勾勒出世界伟大帝国的兴衰——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对于这些帝国,就像对那些力量较弱的国家一样,历史不断重演.它们各有受考验的时期,也

都失败了;荣光消逝,权势离去,其位置被别的国家所取代.....

从圣经篇页中清楚展现的列国兴衰,人们需要学到,单单外在与属世的荣耀是多么毫无价值.巴比伦,带着它一切的权势与辉煌——我们这个世界此后从未再见其匹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如此稳固而长存的权势与辉煌——竟是如此彻底地消逝了!它像“草上的花”一样凋谢了.凡不以上帝为根基的一切,都是这样归于败亡.唯有与祂的旨意相连并彰显祂品格的,才能长存.祂的原则是我们这个世界所知唯一坚定不移的事物.«教育»,177、184.